

台灣散文概述

張瑞芬

被主編九歌出版社《97年散文選》的周芬伶稱為「非典之年」（冷清寥落，眾名家休養生息）的2008，也是被「亂」字概括的一年。景氣看衰，建仔休兵，全民鬱卒到不行，歐巴馬和馬英九熱潮很快退了燒，「海角七號」和消費券稍稍帶起了一點秋末的精神。要我說，相對於長篇小說《巫言》、《西夏旅館》引發的熱烈迴響，2008還是個好的散文集幾乎沒有被好好評過的一年。

何故也？金融海嘯，書市急凍，發表園地趨於大眾化、綜藝化；書評版面或是取消，或是節節敗退到和星座、美食、旅遊去送作堆；部落格和微網誌大行其道，九把刀、女王、酪梨壽司、草莓圖騰正當紅。眾散文名家精心端出的大菜，旋即淹沒在讀者的千百項選擇之中。除了少數幸運者（《綠光往事》、《昨夜雪深幾許》被《中國時報》選入「開卷」十大好書，《轉山》、《目送》被銷售量鼓舞）之外，好的散文集幾乎都沒有經過正常的賞閱期（數週或數月），或一兩篇像樣的書評介紹，就匆匆下檔了。

這種該被介紹，而未廣為一般人知悉的最典型例證，就是張惠菁《給冥王星》、《步行書》、夏烈《流光逝川》、陳建志《未來感》、王盛弘《關鍵字：台北》、黃永武《黃永武隨筆》、蔣勳《身體美學》、席慕蓉《寧靜的巨大》、鍾怡

雯《陽光如此明媚》，就連陳玉慧《慕尼黑黑白》、劉大任《憂樂》、舒國治《窮中談吃》、鍾文音《少女老樣子》也都紮紮實實很有得一說的。至於以新人之姿出現的辛金順《月光照不回去的路》、方秋停《原鄉步道》、曾郁雯《京都之心》，更是連一點波瀾都沒有激起的，整個被遺忘了一般。

在全球報業式微，網路閱讀大行其道的當今，連向來引領風潮的美國《洛杉磯時報》、《華盛頓郵報》、《舊金山紀事報》書評版面也不得不因應現實，大量裁撤。老出版人隱地的喟嘆顯得多麼迂腐，又多麼可愛，在新作《我的眼睛》一書裡，2009年隱地感嘆現在的書店裡找不到徐訏、司馬桑敦的書，並為好作品不能留在銷售台上抱屈：「好的書店應該擔負起書評家的角色」，「要知道什麼書該擺在什麼位子上」。相對於隱地的陳義過高，我自己則是在金石堂找《奇萊後書》時真正感到災難，親耳聽見女店員邊敲鍵盤邊問我：「楊牧？哪個ㄇㄨ、？」

在這個又熱又平又擠的世界，透過投稿這種傳統機制被採納並看見，相對於網路，已經失去速效的優勢。在文學獎星光大道拼搏的散文（高技巧，甚至炫技式的），和副刊雜誌上看到的散文（綜藝化，大眾化，結合時事的），形成兩種迥異的思考，M型的兩端。這或許也是周芬

伶於《97年散文選》選出曾麗華〈我寂寞故我在〉為年度散文獎的原因，像中生代好手曾麗華這樣不趨附流俗，也不為參賽而寫，居然能有如此精細手工與獨門絕技，何其難得？不只是濁世中的清音，簡直是眾弦俱寂中唯一的高音了。

以文學獎和副刊、雜誌來作單篇散文的觀察平台，很容易感受到「名家衰歇」，「文學散文減少」；其實另一個較勁的場域，是專書出版，即是散文集。相對於新人，有點資歷的名家或有固定發表專欄，或得到出版社支援，在2008年散文集的出版量雖然減少，倒也頗有佳作。在散文選集風因市場飽和而完全衰歇下來後，2008年新人出書極少，名家散文集成為文壇主力。

最受矚目（品質、口碑、銷售俱佳）者，是7月出版，卻一路延燒到2009年初排行榜的龍應台《目送》；而單就銷售量，無名小卒謝旺霖《轉山——邊境流浪者》有著不錯的成績；顧玉玲《我們——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則是因為報導移工在台灣的主題備受關注。

謝旺霖寫作《轉山——邊境流浪者》的時候，不能預見半年後即將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、單車環島與節能省碳風，卻無意間搭上了順風車；拿著雲門「流浪者計畫」補助的10萬元，以2004年一趟單車挑戰西藏之旅，海拔5000公尺、全程1000多公里，三個多月，展現了七年級夢想者「拿生命去賭」的勇氣與決心。在這本圖文並茂的挑戰日記中，從出發的忐忑不安，到歸來的疲憊風霜，謝旺霖非文科出身的背景，使他一開始就不是文筆的炫

技，而是實境意味濃厚的「我在西藏的日子」全記錄。隻身單騎，在嚴寒的5000米白雪高山，「車上迎風的你彷彿全身切滿傷口，寒風如鹽刺冽的往肉裡鑽」，同時，「山巔上就你一人，你平靜的佇立在一處至高點上，展臂想像整個世界都是你的。」

經歷了險些摔落懸崖的心碎膽裂，路過兇惡藏獒攻擊的絕路求生，兵哨檢查的惴惴不安，水土不服的極度痛苦，謝旺霖絲毫不掩飾心中的徬徨掙扎，不諱言自己「害怕得要死」，只為了實現一個夢想，兌現一項承諾，他要證明自己的憨膽是有結果的。從9月到12月，自雲南到西藏布達拉宮，那長途朝聖一步一叩首的母女3人，是信心的驗證；天葬台上禿鷹啄食死屍，是肉身成道的結局。謝旺霖這場靈魂的壯遊，也是孤獨美學的修練，越過死亡的幽谷，生命已無可懼。篇首〈瀘沽湖的女兒〉與少婦松娜的邂逅還有幾分浪漫心腸，到〈直貢梯寺的天葬〉竟冷靜沈著，猶如正果修成。在許多人泅泳於經濟與人生逆境的當口，重新評估失去與獲得，成為全民功課，謝旺霖的孤獨行遊，就此成了本年度指標意義重大的代表作。

相對於謝旺霖《轉山——邊境流浪者》的主題取勝、勇獲最佳新人獎，龍應台《目送》則是不折不扣硬裡子演技派，主題、文筆俱佳。《目送》一書的成功，對作者自己而言，是繼《孩子你慢慢來》（1994）、《親愛的安德烈》（2007）之後，親子三部曲的完成，對整個2008年人事紛擾的台灣社會而言，卻不啻一帖療傷藥與鎮定劑。《目送》形同台灣版21世紀的「背影2008」，那是與年老父母的時光

對話，有人情事理的通達，以及中年回望的溫暖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台灣這個藍綠對峙，兩岸政策猶疑的當口，《目送》以溫暖的人性，打破了一切身世的傳統法則：中國父母、德國兒子，龍應台自己，卻是道地台灣經驗，南部鄉下成長的小孩。

行至人生的中途，一切原本不能理解的，似乎都能理解了。曾經以為「人可以用知識去理解」的龍應台，面對年老失智母親心心念念回老家，卻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；飛機上落寞回大陸的外省老兵，那身影與父親何其相似；訪問冰炭滿懷抱的一代報業名人余紀忠，感受流離世代的悲涼；甚至長大成人的長子做菜給她吃，並希望她好好照顧自己。《目送》中的一系列散文，冷筆熱情，不流於浮誇，情感收得很乾淨，幾乎篇篇都是佳作；骨子裡仍是那個「嫉惡懷剛腸」的龍應台，身段卻柔軟了。誠如書中所言：「所謂父母子女一場，只不過意味著，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的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。」滿山遍野茶樹花開，父親的骨灰終於在70年遠隔後返鄉安葬。中年龍應台，在目送了一整個時代遠去的同時，也為台灣社會迎接了一個更寬廣包容的未來。

2008年被《中國時報·開卷周報》選為十大好書的《綠光往事》、《昨夜雪深幾許》，當然也是實力、個性兼具之作。詹宏志《綠光往事》延續了前年《人生一瞬》的主題與質感，以簡約深刻的文字描摹一個已然逝去的中台灣鄉鎮老時代，在節奏迅疾，明朗乾淨的語言中，彰顯了貧窮時代的家族情感、對吃的單純嚮往，以及孩童求知的懵懂渴望。《綠光往

事》形同一種人與人，人與書，讀與寫的微妙連結。〈夜市〉那人聲滾沸中熱氣蒸騰的肉丸和滷蛋；〈筍滾筍的滋味〉那年少青澀等放榜時的忐忑旅行，溪頭山野中難忘的單純滋味；〈難忘的書店之一〉那紐約街頭睽違6年，書店店員一眼就認出老主顧的貼心，以及許許多多詹宏志小阿姨的側寫。是「童年往事」，也是「窮中談吃」，詹宏志把文字的極簡風發揮到極致，成為2008散文絕妙的逸品。

相對於詹宏志，另一種紆緩悠遠，華麗深藏的抒情美學，出現在陳芳明兼具詩意與台灣文學入門雙重功用的《昨夜雪深幾許》。六十初度，陳芳明放下尚未完工的《台灣文學史》，先為生命中曾經刻印烙痕的20個人物立傳，足證雖然「蒼老將至」，但往事並不如煙。這20個聚光燈，雖說打在對象身上，卻經由折射，返回作者自身；例如葉石濤、史明、鍾肇政、鍾理和對他的文學引導，與許信良、林義雄、齊邦媛、隱地、尉天驄等人的同志師友情誼等等。最有與往事和解意味的，當數陳映真、余光中或洛夫吧！在生命已然沈澱的時刻，陳芳明可以彰顯李敖和盧修一，而並不衝突，正如修正自己昔日的詩觀，也不是矯情。在詩與現實，在政治與文學的路口，陳芳明如風雪行路人，擎一盞燭火，不懈地奮戰著。約同其時出版的陳若曦《堅持·無悔——陳若曦70自述》與吳學昭《聽楊絳談往事》，也有著這樣的時光倒影，個人生命史與文學史的雙重意義。

2008年裡，技巧優越，卻似乎未受到相當注意的散文集，應數張惠菁《給冥王

星》、《步行書》、夏烈《流光逝川》、陳建志《未來感》、王盛弘《關鍵字：台北》。尤其近年移居上海的張惠菁，一口氣推出兩本調性接近，質地都好的散文集，堪稱2008年散文表現之最。《步行書》主題分散，體式偏小，較有些短打的意味，強要分別，《給冥王星》還比《步行書》更好；兩書都延續了張惠菁一貫低調、黑白套色、冷靜知性的都會熟女風。

在張惠菁低調的外表下，內裡其實有著質疑世界的強大爆發力，如她自己所說，「步行書」系列是在時間的孔隙之間行走，閱讀、生活與思索，「鑿開一個又一個站立點」。近年從小說轉戰散文的張惠菁，非常擅於以微細瑣事叩問生命的本質，文字中也時常有著靈光乍現的驚喜。從市場邊賣壽司與冬粉湯的小攤，見出人生錯綜複雜、看似不合情理的現實組合；形容搬家收拾東西，像放火燒來時的路徑；客套語言的表象下，是一語便可戳破的虛偽；看蘇東坡觀好友文同畫竹，悟出依附的本質就是飄蕩，時間流轉不已，人卻無休無止的追趕著世界。她形容一隻離棄廚房的老鼠，或一列桌上的螞蟻，像一些揮不去的念頭，逃逸的潛意識；家有嬰兒，能使周圍的人都退化到10歲以下說話。張惠菁的上海都會，尋常日子，是一個單身女子的生活紀事，也是時間的孔隙之書，有哲思奇趣，具散文內在觀照自我的本色，非常值得細讀。

說到尋常日子，王盛弘年輕男同志屬性的《關鍵字：台北》充滿陽光朝氣，以台北都會和性別情慾為核心，遊移在散文和小說之間，題材不俗，語言乾淨利索，

是新生代中難得的佳作。他寫建國花市、北投溫泉、德惠街的媽媽桑、都會男子的健身房體驗，甚至街頭的同志酒吧與舞廳夜店。在陽台路邊的蕪鬱草木間，在居家患鼠的混亂裡，不溫不火的夾帶著幽默家常趣味。花盆種貓，城市織夢，較諸早期《一隻男人》的晦暗難明，王盛弘台北盆地的邊緣記事，顯然以自信的一支好筆，開展了同志書寫「自己的天空」。

而陳建志《未來感——流行文化、文學評論集》，在眾評論名家如王德威、李爽學、范銘如產量稍減的2008年，表現亮眼。《未來感》名為文化評論，實則為精彩散文，在理論、時尚、流行感、都會風之間，找到絕佳平衡感；〈美麗神話蔡依林〉剖析流行天后崛起的因素，〈慢聽劉家昌〉發掘老歌與單純年代的必然關係，〈在慾望城市掉書袋〉參透都會肥皂劇背後的經濟位階與文化思索。陳建志遊走於流行音樂、暢銷書、好萊塢電影、劇場人生、禪意舞劇等多元領域，也深諳表演藝術，使得《未來感》如同一齣七彩霓虹變裝秀，引人驚奇連連，是台灣文壇近年少見的創意大師型好散文。

另一本文學性質好的好散文，是夏烈《流光逝川》。這本收入22篇紮實散文的集子，是67歲小說家的第1本散文結集。承繼了何凡、林海音文學血液的夏烈，以理工與人文交融的背景，發而為詩意又謹嚴的獨到文體，像烈焰與柔光同時閃現眼前，那情感是強烈熾熱的，餘韻卻詩意而悠緩。〈紅葉〉寫奄忽人生，〈彼岸〉是橋樑千秋，〈小紅馬〉、〈帝王蝶谷〉敘述兒女成長史，〈陽關〉回望歲月流失，

驚見自己水中倒影，〈昨日〉懷念入獄友人與自己青春的烈焰餘光，〈美麗中國的林間海音〉、〈春暉〉寫父母。從篇題到內容，充滿歲月流逝的強大感懷，與鑑照自我的水波如鏡。夏烈的文字耽美而淒涼，像一隻刺破胸膛的夜鶯，血染了胸口，卻執著唱出優美的歌聲，迴盪在不止息的夜空。

2008年的散文名家個性之作，多屬當行本色。《余光中跨世紀散文》是八十大壽的精選本，其餘如蔣勳《身體美學》、席慕蓉《寧靜的巨大》、陳玉慧《慕尼黑》、劉大任《憂樂》、舒國治《窮中談吃》、《台灣重遊》、季季《我的湖》、廖鴻基《後山鯨書》、洪素麗《台灣平安》、鍾文音《少女老樣子》、《大文豪與冰淇淋》都屬之。

曾以《門外漢的京都》、《流浪集》稱譽2006年的舒國治，本年度持續發揮獨到的漫遊／慢吃哲學，出版了《窮中談吃》，並加上數篇近作，再版1997年《台灣重遊》一書。《台灣重遊》與《窮中談吃》，無意間湊成2008年最in的概念：新貧時代，是重新體驗腳下這塊土地與舊社會價值觀的時候了。這一重遊，才發現南部才是台灣真正的本色——藍白拖騎機車，奶酥厚片配滷豆干、甜不辣，蕃茄切片淋薑末醬油膏，彰化的黑猴麵、貓鼠麵，清早吃的爌肉飯，充滿了第三世界仍具多發創空間可能之自由快樂。正如「海角七號」一樣，道地生猛有力，庶民風格。

《窮中談吃》則是從吃食看人生，陋巷佳味，無名小攤，在在證明了簡單難尋，真理未易。舒國治的文字，就好在沒

有陳尸味；他直言奶油白菜此類菜式，「硬是不能吃」，說素菜館嗅得出愁怨，牛肉麵得帶幾分江湖境氛，絲瓜滷須湯兮兮，豆干須滷得胖鼓鼓，炒飯、滷肉飯均宜單吃，肉要危顫顫才好。「在美國，若在某中小城鎮，看到一家小店頗有年歲，廚子上了年紀又狀至專注，女侍皆是老的，那麼這裡的漢堡值得一試。」進得店門不看食物，倒看老闆的臉，簡直是「聽音辨位」學了。苦中作樂，窮中談吃，舒氏風格無疑是隨同單車環島熱帶起來的飲食新時尚。

2008年蔣勳《身體美學》，承繼了《天地有大美》、《美的覺醒》成為養生慢活系列的「美學三書」。正視肉身，亦參透生死，東西方對身體重心的高低／內外著重之異，也象徵美學範式，人生態度的不同。在紀律與衝突中，習得從容不迫的功課，也體悟靜定安詳的人生。《身體美學》文字律動自然，像行氣順暢的一套太極把式，是2008散文的一劑安神帖。

洪素麗《台灣平安》短文和油／版畫交織，呈現對台灣母土的思念，和廖鴻基《後山鯨書》都是2008年很作家本色的散文集。《後山鯨書》延續了海洋鯨豚主題，放棄科學數據，純任心靈感知，顯得更加詩意與崇敬。海洋像無言的意志，也是一座修練的道場，廖鴻基筆下的水世界，是深不可測，渺不可知的夢工場，而每一隻鯨豚，都是這個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季季《我的湖》集結了近年長短不一的散文、書評與訪談，以資深主編身份談巴金、張愛玲、張菱艸與舒暢，特別有著「白頭宮女，閒坐說玄宗」的意趣。那

濃香甘醇的西螺醬油膏，拎到愛荷華聶華苓的餐桌，澆在許博允的德國豬腳上，成了南台灣陽光風日的分身與記憶。而同樣出身雲林縣永定鄉的鍾文音，《少女老樣子》把場景搬到了台北城，那一個感官之城，殘缺帝國，充滿母女倆在記憶中穿梭行遊的樁樁件件。《大文豪與冰淇淋》則是追尋三個俄國大文豪的足跡，體驗一個光明與黑暗並存，熱情與冷漠一體的國度。舊俄小說中的原罪與救贖，無意間連結上了明星咖啡館的異鄉人語，成了一個溫暖的註腳。

劉大任《憂樂》，是「紐約眼」專欄系列第6本了。從哲學到政治，從人情到家常，老革命家顯然已經到了「從心所欲而不踰矩」的老熟之境。但身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，仍然使得這份「憂從中來」，透過文字傳達得紮紮實實。同在海外，陳玉慧雪落無聲的《慕尼黑白》，標誌了她《我的抒情歐洲》、《德國時間》以來的「德國三部曲」。《慕尼黑白》意境極美，簡潔、中性、幽默，帶著一點距離看世情，是陳玉慧近期散文佳美之作。「遇見大師流淚」一系列作家秘密寫下來，你發現在她的筆下，沒有一個藝術家命運不乖舛，尼采、莫札特或卡夫卡，都是無所依止的靈魂，像受了咒詛一般。然而漂流異地，陳玉慧巧妙點出「尋求絕對真理和愛的人只能回到寫作」，「寫作是實踐生命的最大可能」。從〈給韓斯的一封信〉，證明了戰爭的傷害從來沒有國界。巴伐利亞的藍光，充滿了台灣女兒陳玉慧回望母土時的憂鬱與深情。

曾郁雯《京都之心》，是一本重新

／心出發的幸福旅遊書。擺脫了歷史與知識的沈重包袱，行遊於京都這樣一座猶如唐朝古裝片的古城，於心靈與感官，都是一場美不勝收的盛宴。從曾郁雯筆下這些〈月渡嵐山〉、〈落英繽紛〉、〈櫻之夕顏〉、〈夏日已遠〉、〈天光倒影〉篇目，即可略窺全書的優雅情調。那千年繁華，花朝一瞬，人的優雅閒情，一種在原本匆忙步調的現實生活中逃逸的必要，緩慢的必要，以及專務細節的必要，於焉凸顯。

說到原鄉的追尋，被吳晟譽為「詩意飽滿」的方秋婷《原鄉步道》，是收集了得獎作品而成的一本新人散文集。新竹風、蘭陽雨，三義木雕、美濃紙傘，從茄荳海邊寫到埔里霧社，全書主題多元，設計感強，又擅於以虛構「我」將散文小說化，很有幾年前賴鈺婷的風格。方秋婷文字技巧頗純熟，但就散文寫作而言，似乎個人屬性仍可期待。

鍾怡雯《陽光如此明媚》，結集了2002年至今的一些散文，品類較為紛雜。這回不完全聚焦寫童年了，鬼聲幢幢的〈七月將至〉、〈擦身而過〉，或悠閒家常的〈秋光實驗〉、〈就只是這樣〉都文采圓熟，別有意境。新人辛金順《月光照不回去的路》的表現，相當令人驚豔。他的文字細膩準確，調性紆緩，寫福、潮、馬來、泰語雜用的吉蘭丹小鎮，令人險的想起李永平《吉陵春秋》事故現場。辛金順將場景拉回馬來西亞，寫多語的身世，個性鮮明的祖父母，呈現了雨林與油棕樹的憂鬱熱帶，與飛越赤道到達這座北方的小島，一個南洋少年對中國文化的嚮往。未來或許有望銜接李永平、黃錦樹、陳大為、鍾

怡雯一脈而下的馬來僑生文學傳統。

席慕蓉《寧靜的巨大》，就尋求原鄉而言，於2008年最具代表性。擺脫了前些年返鄉的抑鬱憤懣，席慕蓉如今再寫蒙古，多了深情與雍容。〈高原札記〉、〈北方書簡〉怨而不悱，拿捏適切，恐怕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。席慕蓉寫在漢人侵逼之下，大興安嶺使鹿鄂溫克女獵人瑪麗亞·索不得已退居深山，或蒙古少年海日汗看不懂的千年前突厥汗國〈闕特勤碑〉，在在顯示著漢人無情的掠奪仍在進行中。儘管時移事變，草原傳統文化逐漸式微，那泛著藍光的青草山谷和草原上生猛的馬與狼，仍然予人無限希望。那寧靜的巨大，就是天地間值得敬畏的無邊神力。

本年度資深作家仍有精彩佳作。年高八十的艾雯出版《孤獨，凌駕於一切》，收錄了七〇年代發表的一些散文。此中初自岡山移居台北的艾雯，一人獨自行遊於台北街頭，坐公車，漫遊四顧，看人賞花，逛舊書店的一系列心靈小品。在街巷人生、紅塵俗世裡，艾雯的優雅文字，如同濁世清音，彰顯了一個人的孤獨美學，與當時素樸美好的台北街景，於今讀來，別有復古懷舊的風味。另一本頗有古風，資深或年長的讀者會特別有共鳴的好書是隱地《我的眼睛》。

一個資深文學出版人，懷念往日出版界「五小」風光的年代，廈門街是條安靜巷，裡頭的日子，靜謐而悠長。那時節，文學書銷售一萬本是基數，王鼎鈞《開放的人生》足足賣了40萬本。老式的鉛字排版，「觸摸時有凹凸的感覺」。彼時的葛蘭、姚敏、白光與詹姆士狄恩，還是年輕

人的偶像。

俱往矣！春天窗前70歲的少年，哀嘆著一個文學讀者不能回來的時代，卻仍然苦守著原初的理想，頑抗著，不認輸。相對於隱地，劉靜娟的《輕鬆做事輕鬆玩》顯現了女子面對新世代絕佳的適應力。劉靜娟是資深的女作家了，然而巧婦童心，人間無處不桃源；在這本新作中，看世事，解人情，親切有趣，倍勝以往。《輕鬆做事輕鬆玩》大抵走的是她早年《笑聲如歌》的風格，體式短小，從日常瑣事見真理，沒有道貌岸然的優越感，一言以蔽之，台灣歐巴桑風格也。然而歐巴桑是靈心敏悟且有智慧的，你看她寫〈菜場的曼德拉〉形容賣鍋鏟菜瓜布的小販，安靜沉穩好脾氣，如在鬧市中修行；街頭計程車司機邊開車邊練嗓門兼自我紓壓，大聲唱歌，兼喊「泡茶喔——」、「救人喔——」。讀〈喊救人的計程車司機〉，能不絕倒者幾希？

要說暮晚沈思，黃永武集7、8年間的散文而成的《黃永武隨筆》（上、下），豈僅是一艘珍珠船，簡直是滿船粲粲生光的夜明珠。無論是份量或深度，都稱得上是2008年散文壓軸之一。這兩本退休後的國學者在加拿大體驗人生的晚年感懷，分為〈寫景〉、〈記學〉、〈說理〉、〈關情〉4部，不知怎的，愈看愈有思果《曉霧里隨筆》的味道。

黃永武文字是圓熟曉暢的，道理是雍和近人的。壁爐觀火、雪夜沈思，屋前種桃，後園養兔，林中看鹿鳴呦呦，雲間看征鴻旅雁。上冊〈寫景〉、〈記學〉，頗富學海徜徉之樂，墨西哥古廟裡鳥身人面

的神像，或許就是春神句芒的化身；中國古神話裡的扶桑，非指日本，而是墨西哥的龍舌蘭。原來鄭和下西洋尋訪建文帝下落時，來過台灣；而鄭和1421年就抵達加拿大，比哥倫布還早。黃永武融裁古今的能力相當高明，頗注意到以時事拉近讀者的距離，是成功的原因。下冊〈說理〉、〈關情〉，更貼近生活，擺脫掉書袋的嫌疑，讀來尤為精彩。是適性安閒，也是通情達理的人生。一生至少應該作一次的事是什麼？或許可像金聖嘆列出十幾二十條來。生命如一碗櫻桃，總有著小小的不能下嚥的核；嫉妒像繳稅，所得越多，負擔愈重；人際關係中，有三種最難，正副首長，前後任官，大小老婆。最令人收當頭棒喝之功的，大概屬《中央日報》副主編梅新早年對黃永武說的話：「沒有作品，文壇的朋友是看不起你的。」直至今日，多少「述而不作」的中文學界同人真正理解這個道理呢？

是在轉進現代文學領域好幾年之後的現在，我才真正明瞭了嚴謹的古典研究仍然有它必要的道理，但也絕不能因此抱殘守缺，不打算移動半步。時代在變動中，外在事物生生不息，黃永武以一個國學大老的身段，給予讀者驚奇感受的同時，也給後輩小子結結實實上了一課。

2008這一年，光明與黑暗的力量相互拉扯，夢想與希望並未淪喪，正如資深文學觀察者蘇惠昭所說：「地球不會停止轉動，而閱讀永遠繼續。」老成凋謝，新血繼之。辭世的文壇老前輩葉石濤、柏楊、巫永福、尹雪曼、宣建人、趙寧、林鍾隆，都成為落土的春泥，共同呵護著這

塊他們心心念念的土地。在文學獎中初初嶄露頭角的新芽，則是陳栢青、徐譽誠、徐嘉澤、歐陽嘉、甘炤文、黃晨揚、吳柳蓓、林惠苓，與許許多多散文好手，將共同在2009年大聯盟新球季中登板，展開精彩的淘汰賽。而讀者們也一如以往，聚精會神地看著。